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咸豐六年。丙辰。三月。甲子。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前因塔城民匪滋事。於上年九月間。將辦理不善之薩碧屯等參處。並令哈布齊賢等。前往查辦緝犯驗骨各項事宜。仰承

聖諭。均著照所擬辦理。隨督飭委員催提各犯。而塔城距伊較遠。至十二月間。始據將原告徐添義等十名解到。督同委員細心研鞫。據徐添義。安玉賢。均供因挾偷挖金砂。被俄夷告官驅逐。並薩碧屯枷責之嫌。安玉賢起意放火燒燬夷圈貨物。徐添義起意將薩碧屯誣控。並懷疑妄訴各情俱

不諱○馬隆興供認聽從放火○馬占彪康得祿何騰蛟供稱知情○馬文棟實係馬榮頂替○王宗浩係李春雲頂替○李伏有○係張明頂替○馬榮供未同行○李春雲張明均供搶有貨物○並據塔城將弁獲之揚春曾士有布音錫郭長纓劉榮升○五名○及庫爾喀喇烏蘇弁獲之田文元○王伏○李壽王考娃子○四名○先後解到○揚春等訊明係次日火滅後○撿拾殘物被獲○田文元○供認搶貨屬實○王伏○李壽○王考娃子○供稱並未在場○復據安玉贊等供稱馬文棟○王宗浩○李伏有○皆係放火從犯○並有馬大漢○劉火頭○蘇沙兒○馬受○劉金李海生連等○現均洛拏○尚未到案○正在緝理間○奉到十二月十

一日

上諭。復派員提犯研訊。各供前情無異。查雅爾噶圖金廠前於咸豐三年六月間。經前任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豐紳奏請試開。嗣因金苗不旺。出示停撤。該金夫等仍時往偷挖。經俄夷告知。派官兵前往驅逐數次。五年五月間。該金夫等糾聚多人。在薩碧屯署中滋鬧。隨到屯。將徐添善。安玉賢等綑責釋放。該金夫等遂倡言要放火燒燬夷圈貨物。安玉賢與馬隆興。楊興瑞。旋以俄夷搶奪民命五名。燒燬六名之詞。先後呈控。六月十八日。徐添善在卡外找出不全枯骨二具。稱係該夷所害。該城以並無指證。未准相驗。七

月初十日。安玉賢即糾約馬興隆等。放火燒燬夷圈貨物洩忿。十四日二更時分。安玉賢等同至王姓水磨地方會齊。四更時分。安玉賢等。前赴夷圈。黃用葦子點燒該夷草堆。馬隆興等。亦各將火把點放。夷人驚起。即行奔逃。延燒殆盡。有匪徒乘機搶掠夷貨。次日塔城官眷長事奔逃。匪徒將夷貨夾帶出境。此民匪當日焚劫該夷情形也。現在查點燒賸貨物。統計該城撿獲又安集延之件及委員查出之件。約價三萬餘兩。已一併存庫。應俟該夷來時。點清交付。其燒燬及搶去貨物。應於各犯中追賠。至民回等。呈告俄夷毆傷民人一節。查楊興瑞。於四年冬間。控稱該夷

燻死民人六名。安玉賢、馬興隆於五年五月。控稱該夷搶斃民人五名。均經該城委員查驗。並無蹤跡。六月間。徐添荛貴出不全枯骨二具。八月又賁來不全頭骨一具。經該參贊併同驗明。均無傷痕。奏明在案。而徐添荛等嘵嘵置辯。稱係捐驗不實。據委員哈布齊賢等覆行檢驗。據仵作劉呈吉等驗報不全枯骨二具。內一具顖門等處。有鐵器傷。肋骨有金刃傷一具。左胯左腿有鐵器傷。餘骨均各無存。又據劉呈吉供稱。胯骨腿骨。均非致命要害。其不全顖骨一具。據驗報稱頭顱係青黑色。左右腿腿骨。有鐵器傷。並無焰燻形跡。均與原控不符。今徐添荛所拾不全枯骨

三具原控指係民人黃保子郝登子溫老吾三人尸骨及至提訊徐添苑又供稱狹聽旁言委實不知何人骨殖質之眾犯亦均不能指證復飭員向徐添苑審問復稱前因黃保子等三人日久查無下落是以疑係俄夷殺傷至不全枯骨委實不知何人骨殖等語黃保子等果被俄夷殺傷徐添苑並未目擊又豈能於荒山叢骨內逐行辨認且所驗鐵器等傷亦與原控燒斃搶殺等傷不符應將該件作劉呈吉等提傳來供質訊明確以成信讞至徐添苑著呈控薩碧屯通夷害民各款均無實據訊與該參贊前次奏覆之語大畧相同又查該夷從前會議通商時論及如

有殺傷民命情事請帶回本國治罪堅執不肯擬抵是以
前經奏明此後中國與俄夷遇有重案亦就近在伊犂訊
明定案後將犯解往陝甘總督衙門聽候部覆辦理令民
匪燒搶俄夷於大起後分逃至今未返四次行文令其派
人前來會商上年十二月間始據回稱本處斷不能照米
咨辦理等語此案夷人難以傳質止可就此供情定擬故
大放燒夷圈審係安玉賢為首挾嫌誣控審係徐添萇為
首均應照例從重問擬其乘機搶掠之犯照奏定章程解
往陝甘聽候部覆已革候補防禦薩碧克辦理不善與已
革筆帖式阿瀰善前往塔城將夷房等項設法妥辦以時

前怨。救大不力之都司文哲琿等。先行撤任審究。餘俟訊
明擬結。委員哈布齊賢等。俟夷人有前來信息。隨同辦理
事宜。文景一員。尚有該管地方事務。應飭先行回任。
硃批。知道了。
己巳。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接據護蘇松
太道藍蔚雯稟。據英夷司稅吱嗪喝呈稱。新製小火輪礮
船。屢經攻下俄囉斯礮臺城垣。着有成效。現在中國各處
肆擾。正宜買此輪船數隻。埽除狂寇。如肯允行。該夷願立
軍令狀。效力戎行。並將其船堅礮利。與俄囉斯爭鬬獲勝
情形。繪圖九紙。註明夷字稟呈前來。臣等查前據該夷面

葉藍蔚雯各國條約章程。必求更改。否則恐致生事等情。

葉經臣等奏蒙

聖鑒在案。今該夷因臣等正言拒絕。復以助順勦逆為詞。誇張其船堅礟利。且有船身輕靈。礟大精妙。即至淺至窄之處。亦可駛到之語。其意全係虛詞恫喝。情形實屬叵測。臣等以鎮江等處。非該夷人船應到之地。中國兵力。足制逆賊死命。毋庸借資夷力。批飭傳知遵照。並密飭該護道隨機駕馭。潛消其桀驁之心。遇有可疑之處。即隨時馳報。但夷情詭譎。言必有因。細按其至淺至窄四字。竟將任其所之。能否即行馴服。臣等實未敢深信。

硃批。近有廷寄。詢問汝等能否雇用夷船。實與此事無涉。惟該夷

既有此呈。前事更應斟酌。勿墮其術中。緣杜患萌。

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俄夷文稱。請嚴禁華商與夷商越邊貿易。並令夷兵會同我兵入卡巡防等語。擬即咨駁。嗣後嚴禁越邊貿易等事。應令兩國卡兵。各按境界巡防。以肅邊疆。不得令俄國巡兵入卡。

硃批。覽。所辦甚是。

丁丑。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據蘇松太道藍蔚雯稟。據英夷啤嚨喝呈稱。福州關稅。偷漏甚多。有商船一隻。裝茶葉出口。照例約該完稅銀二萬五千兩。該

船僅完稅銀一千七百兩。又福州自設關以來。徵收茶稅。每擔一兩五錢。或一兩。或不及一兩。較上海之每擔按照稅則徵銀二兩五錢者。大有區別。又甯波關毫不稽查。全無稅則。運米出洋。亦不阻止。以致上海商情不服。見利思遷。數月以來。上海進口各船。皆係空出。前赴甯波裝米。及一切貨物。上海關稅。必致立形短絀。議請檢查上海上年裝茶底帳。按數扣還每擔五錢。留抵以後各稅。否則儘三箇月。暫准仿照福州關茶稅。每擔酌減五錢。俾得抵補上年之虧。以昭平允。先生事端。雖經該護道嚴詞駁飭。而本年正二兩月。所收夷稅。已形短少。稟請飛咨閩浙二省。嚴

行查姆等情。努等查夷情詭譎。善於路人之暱。藉口扶制。而其所設。又必非無因。今福州關如果短價招徠。任聽偷漏。寧波關於貨物來種出洋。毫無稽查。該夷惟利是視。勢必舍上海而往寧波福州。則上海關稅。立即短絀。寧波福州加增無幾。全局皆為掣動。適墮該夷減稅之計。且我馭夷之法。不過責其恪守成約。若竟自破藩籬。彼更有詞可藉。尋釁生事。實在意中。而其運米出洋。更屬有干例禁。相應請
旨飭下福州將軍閩浙總督浙江巡撫。嚴查偷漏短稅。責令按照稅則。畫一徵收。並跟查將米賣給夷船之人。嚴行究辦。庶

五口不致辦理參差夷稅不致日形短絀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吉爾杭阿奏據夷呈稱福州商船一隻裝茶出口僅完稅銀一千七百兩自設關以來徵收茶稅每擔一兩五錢或不及一兩較之上海大有區別又甯波關毫不稽查全無稅則運來出洋亦不阻止數月以來上海各船皆係空出關稅必致短絀請檢查上年底帳按數扣還留抵各稅否則暫准仿照福州關茶稅酌減等語各口關稅自應畫一徵收如果福州關短價招徠任聽偷漏甯波關於米糧貨物出洋漫無稽查不但上海關稅立見短絀且恐墮該夷減稅之計況運米出洋尤干例禁著有鳳王懿德何桂清嚴密確查各該省徵收關稅

是否有偷漏等弊。與上海關稅。何以互相參差。糧未出洋。何以不行禁止。夷情詭譎。殊難保非藉詞吞噬。該將軍督撫等務即按照所奏各情。詳細查明。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

癸未。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夷文稱。春融時派兵前赴松花江下游等語。請由理藩院及黑龍江吉林將軍。作速行文俄國。阻止夷官。不得帶兵侵占地界。並請令各該將軍等嚴飭官兵。於各要隘不時巡查。預為防範。

諭軍機大臣等。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請飭理藩院迅速咨覆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並懇行知黑龍江等處將軍。暗為防範一摺。

當經降旨令吉林黑龍江將軍等仍遵前旨妥為辦理矣。因思此時若由理藩院咨覆俄囉斯薩納特衙門與爾三人從前所行之文不合。轉致該夷疑貳。務須暗為留心防範。斷不可另生事端。

又

諭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接據俄夷來文一摺。俄囉斯借分界為名。欲將黑龍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均分給伊國守護。屢次諭令奕格景淳等會同勘定。以杜要求。嗣據該將軍等奏稱該夷阻冰登陸。已由陸路回國。雖經過江面。尚無滋擾情事。而聲言明年仍有船隻前來。不可不加防範。現在春暖冰融。將交夏令。

該夷勢必復來要約。景淳前次奏報。頗能洞悉夷情。奕山赴任以後。於一切情形。想已預為籌畫。著該將軍等遵照前旨。遇有俄夷船隻駛至該處地面時。務須暗為設防。隨機應付。勿令激生事端。是為至要。

五月。癸亥。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穆德奏。兩省會辦夷務。均期防撫兼施。與景淳晤面商計。春融在邇。俄夷必將復來。遂即揀派吉林協領富呢揚阿等。先赴齊齊哈爾城。與呼倫貝爾總管吉拉明阿等。專辦防撫事宜。並以黑龍江地當緊要。飭調該員等往幫副都統魁福。辦理一切。設該夷復至。果有要約。務須善

為駕馭勿啟釁端仍飭所屬添兵防守諸處要隘督責委員及守邊各官用心照辦總須隨機應付以期勿激事端

硃批知道了

壬午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等奏據黑龍江副都統報四月二十七日有俄羅斯大船一隻小船二隻駛至烏魯蘇江面投遞文稱今夏伊等仍由黑龍松花兩江行走已咨報理藩院旋據續報俄夷復有船隻駛至當即與之接見禮貌尚謙據稱伊國因與英夷有事故仍由此來往並在雅克城以上五處存糧派員經理隨後尚有多船亦由此下往等語言畢回船分起開行等情復據該委

員報稱該夷是否與英咭唎有事。我處無由查知。而所指屯種地面五處內。惟精奇里河。已有夷人掘地作房。屯放糧石。其餘尚未報到。擬俟木酋到時。向其和商。五處屯種。尚可從權。不宜再有浮占。並請裁奪等情前來。弩伏思夷情叵測。上年人船無多。已堪顧慮。今歲紛至沓來。且有留兵屯糧之舉。尤不可不陽撫陰防。勉如所擬籌辦。仍各飭所屬嚴守要隘。以備不虞。

硃批。另有旨。所籌辦法。操縱合宜。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景淳等奏俄夷復由水路下駛。現在籌辦情形一摺。該夷沿途留有人船。寄存糧石。雖稱接濟伊國往來口

種。而不候允許。遽行占地建房。其心終屬叵測。現在該夷既無佔侵之跡。內地又無阻止之法。該將軍等所稱陽撫陰防。及俟木里斐岳幅到時正言向商之處。均尚操縱合宜。著即照所議辦理。惟防備之法。固不可稍示張皇。亦不可遽涉大意。仍當隨事相機。善為駕馭。使目前勿啟釁端。而日後亦不致漫無限制。方為妥善。至該夷屯種地方。尤當曉諭居民。禁止與該夷往來交易。以防勾結而杜生事。此後夷船續來情形若何。著隨時具奏。

癸亥。福州將軍有鳳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臣等叠准英咭唎國夷酋咆哈照會。以上海地方。已設立司稅官。代為播

查稅務。並代徵稅銀。於事甚為有益。請福州關口。照依辦
理。臣等以事屬創始。且各口關務。向歸福州將軍衙門兼
管。各有專司。豈可聽其添設。嗣因屢次瀆求。不得已將請
立司稅官一節。咨商兩廣督臣葉名琛。就近與該夷酋熟
商。妥為諭止。至今尚未接准兩廣督臣咨覆。第思關稅一
事。既歸臣將軍衙門兼管。此時若聽其添設司稅官。夷情
叵測。利之所在。難免不生覬覦。況該夷議請設官。而又不
歸臣等管束。來去聽其自如。作偽不能過問。即所用之夷
人。亦不容臣等查察。設或滋生事端。咎將誰諉。該夷此番
提及福州關口有減稅偷漏情事。未嘗不因臣等阻之至

再飾詞挾制。但未知上海從前如何設立。此時欲令福州

仿照而行。臣等斷不敢輕許。致索關政。

硃批。俟葉名琛咨覆到日。再行酌量情形具奏。是時斷難允行。

六月丁未。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奏。竊英咪咈各國夷酋。前赴天津意

欲重訂條約。

特派大員。飭令回粵。迨各夷酋回粵後。現經一載有餘。並無他說。

惟咪國公使咻嗹。回國後。上年冬間更換伯駕來粵。該酋

本係咪國醫士。前在粵已有二十年。素稱狡黠。咸豐四年。

粵匪倡亂時。該酋與各匪首。密相往來。並於各夷商揚言

粵匪必能成事。迫至官兵將各匪一律蕩平。該酋領覺無顏。即於上年夏間自行回國。詐書咘嗹。酋因病回國後。該國王因彼在粵年久。復遣其來粵。接辦公使事務。咱酋終心懷忿忿。必欲別出己見。捻人恥笑。旋接據照會內稱。現查條約章程第三十四條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今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期滿。特豫照知。望早代奏。現欲迅行各港。六月初旬前後。便可啟程赴京等語。又據咪國公使吧哈照會內稱。前在澳門。與咪國會議立約。第三十四條文內。應俟十二年後。方得將條約參訂酌辦等語。查最年限。於本年六月初二日。適屆期滿。又咪國善後條

約第八款。亦聲敘及各國重得新施。亦准本國民人一體
皆同。合請早為具情入奏等語。又據彿國公使顧思照會
內稱。現據咲國咪國來文。言前與中國議立章程。今應彼
此將章程校訂。咲國咪國與本國友誼維殷。其在中國辦
理事件。與本國意見亦無不相合。查訂本國條約第三十
五款章程內載。中國將來如有
特恩曠典。別國得之。本國亦與焉等語。臣查咸豐四年秋間。咲咪
彿三國。先後俱赴天津。意欲重訂條約。皆咲酋吧唅為之
唆使。此次復生異議。似又咪酋啪嗎遇事生風。現在啪嗎
既有前赴天津之意。現已力為阻止。其咲彿兩國。尚無此

說。惟怕嘆咭性多詭詐誠恐復又煽惑咆哮。顧思復同北上。惟恩各夷犬羊之性。貪得無厭。何有窮期。溯查各國定條約時。本先後不同。嘆夷係道光十九年九月先在江南初訂一次。二十三年復在虎門又為善後一次。其中皆無十二年後重訂條約之議。祇二十四年五月咪夷條約第三十四條內載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等語。又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咈夷條約第三十五條內載日後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當就互換章程年月最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惟中國將來

如有
特恩賜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咈蘭哂亦與焉等語。是當年咪咈
兩國定條約之時。內載十二年後一節。已在唊夷大定之
後。何以並不畫一辦理。轉在該兩國條約內。故留此不了
之局。使各國後來得以藉口。即如道光三十年夏間。唊夷
咬𠼵。遣酋來赴天津。咸豐四年秋間。唊咪咈等國夷酋各
赴天津。兩次皆仰蒙
聖主乾綱獨斷。離照靡遺。仍令回粵聽候查辦。計自七載以來。各
海疆俱尚稱敉靖。但恐此無所應。彼或可求。妄生希冀之
心。嗣後該夷酋無論行抵何省。如有呈懇求代為陳奏之

件。總令其回粵。聽候查辦。臣自當恪遵迭次

訓示。堅持定約。俾得隨時駕馭。設法箝制。庶可消患於未萌也。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咪唎堅國請重訂條約。現已設法開導阻止一摺。據稱咪夷啪嘎照會內稱。條約章程第三十四條載。十二年後。兩國派員酌辦。本年六月期滿。請代奏。咪夷咆哈。佛夷顧思。亦先後照會等語。前年該國夷酋。駛至天津。呈出祈請各條。率多謬妄。經崇綸等正言斥駁。礙難入奏。其中惟上海欠稅。非從前所及料。廣東茶稅。係隨後增加。民夷相爭之案。本為條約所載。恐現在辦理不善。允其查辦。當經諭令葉名琛怡良等酌量辦理。現在該夷酋等又以十二年屆期。懇請代奏。咪

酋咱喘。並有起程赴京之語。雖經葉名琛力爲阻止。但恐咱喘從中煽惑。約同吧吟。顚思等。復行北駛。不可不防。各夷議定條約。雖有十二年後。公平酌辦之說。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有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故有萬年和約之稱。況前年到津。業已加恩酌免關稅等項。天朝懷柔遠人之意。不可謂不厚。若再藉詞嘵瀆。斷難允准。葉名琛惟當據理開導。絕其覬覦之心。如其堅執十二年查辦之語。該督等亦只可擇其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奏明候旨。以示羈縻。若該夷酋等竟至上海等口。有妄求代奏之件。着怡良等諭以兩廣總督爲辦理夷務之欽差大臣。無論何事。總須回粵呈請。兩江督撫不能

代辦。設有欲至天津之語。並著葉名琛等諭以天津本非通商口岸。爾等前往。顯背條約。上次天津所派大臣。已與爾等言明。爾若再至天津。斷不能再派大員。與爾等會晤。如此剴切曉諭。庶可杜其妄念。至咱嗎在粵。既居心叵測。此時若到上海。怡良等。務須暗中防範。毋令句通粵逆。別生事端。

七月。丁巳。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據訪探委員托蒙阿等報稱。五月十四日。有俄夷大船一隻。載人十二名。駛至精奇里附近之海蘭泡地方停泊。詢據夷官西勒胗薩虧聲稱。此項人船。定於次日前赴闊吞等處貿易。迨十五日。經巡哨官兵。將其營

船首領拉呢噗。帶見該副都統等。又稱。此船欲赴海口。與

其上司進送食物。最與西勒聆隆衙所言相異。查其船載

有鳥槍食物口糧。是日即啟程下往。又咨報。五月二十四

日。有俄夷大船一隻。載人七名。鳥槍二桿。口糧四袋。稱赴

下江奇吉闊吞等處貿易。五月二十七日。復有夷船四隻。

載人三十七名。據其管船首領衣晚皮葉西巴爾吉業奇

等稱。係署固畢爾那托爾。諭令前赴松花江。闊吞奇吉等

處貿易。隨即啟程下往。又二十八日。有俄夷小船一隻。載

人九名。由江而經過。稱有急事下往。不肯停留候查。又據

報。六月初二日。經巡哨官兵。帶同夷官阿里克散達爾。及

看守糧石之西勒肹薩虧謁見該副都統等。聲稱阿里克
散達爾帶領大小船三十九隻。載人八百零六名。前赴海
口。內西勒肹薩虧留下人三百名。賊舰二十五面。在看糧
處屯扎。言畢。亦即登舟開行。又六月初五日。西勒肹薩虧
同夷官呢闊賚壓帶船隻至黑龍江城。謁見副都統魁福
等。報呢闊賚自本處帶船五十隻。駛抵烏典蘇木廾以下。
灘船六隻。仍於海蘭泡地方。留船三隻。現僅統帶大小船
四十一隻。官十三員。男婦五百六十餘名口。隨帶糧械。前
赴海口。經副都統等照驗開行。西勒肹薩虧仍回原處各
等情。伏思該夷人船。紛紛下駛。雖尚無滋擾情事。而於存

擾虜所習兵屯扎不知其意何居諄囑副都統魁福及各

委員不時偵探妥為防應並咨劄兩省所屬各要隘盗加

防範

硃批該夷情形不過預作通商地步現在固不可不嚴為之防尤

不可稍露形色惟使該夷受我羈縻不能盡遂所欲方妥此批

准汝三人知之不可宣示密之

辛酉閩浙總督王懿德奏本年六月十一日接據合衆國

夷使咱嘴禕德照會欲訂期進謁臣答以各國夷酋如與

緊要之事未便私相往來會晤隨飭管理通商事務之福

州府知府葉永元前往阻止據稟該夷使實因該國夷主

繕有國書文憑。飭令帶來。求為進呈等情。臣因外國夷情叵測。若不稍予以禮貌。必致有所藉口。不得已於十四日辰刻。許其來見。該夷使咱嗎禵德。即帶同夷目數人來署。將所帶正副國書文憑一匣。計共四封上呈。臣以外國遞書。必須由臣先行拆閱。如無違悖字樣。方准代為進呈。該夷使先將副本兩件拆開送閱。臣細加查覈。內中尚無違悖字樣。惟有數處書及朕字。究與體制未合。而該夷使係奉夷主之諭帶來。不敢更改。人合眾國駐劄中國之大臣要在

輦轂之下居住。並求

皇上簡派大臣。亦駐劄該國華盛頓城內。臣答以汪洋大海。相隔

甚遠。彼此均有不便。且

都城內外。均非夷酋駐劄之地。所請恐難准行。並擬將正本

國書文憑。一併拆閱。該夷以內有該夷主印信在上。斷

不敢私行代拆。並以內中所敘字句。與副本無異。只求代

為呈進。維時臣若決意要拆。該夷酋必致齟齬。只有遵照

萬年和約第三十一款內載。合眾國日後若有呈遞國書

於

朝廷者。應由

欽差大臣。或兩廣。閩浙。兩江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為進呈。臣謹

將該夷使所遞國書。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葉名琛奏。咪酋啪嗎。與暎咈二國夷酋。在粵
各遞照會。欲求重訂條約。啪嗎並有欲行北上之語。已經葉名
琛阻止。猶恐其各處要求。請飭嗣後該酋無論行抵何省。如有
懇求代奏之件。總令其回粵查辦。已諭知怡良。照議辦理。妥為
防範。本日據王懿德奏。咪酋呈遞國書。代為呈進。覽其呈遞之
件。大意仍在更定條約。其事萬難准行。王懿德接到此件。自應
正言拒絕。告以一切夷務。皆廣東辦理。他省不能入奏。令其將
原件齎回廣東。一面照鈔密奏。不使該夷知悉。方為得體。前年

該酋馳抵上海天津。怡良。崇綸等。皆係如此辦理。該酋始俛首帖服。起碇南還。今王懿德。既已代為呈遞。惟有設法開導。令其仍回廣東。告以此次雖經入奏。因非閩浙總督應行管理之事。不能據所奏查辦。已將原件發還。若再為陳奏。必致上干重譴。與爾國仍無所益。只有前往廣東。聽候辦理。上年爾往天津。皆係徒勞往返。今福州事同一律。即具奏亦難邀允准。該夷狡詐成性。遇事生風。固不可過於峻拒。激成事端。亦豈可一味通融。投之以柄。所有代遞夷書各件。著原匣發還。嗣後不得再為呈進。發還之後。該夷作何動靜。是否遵諭赴粵。並著速行密奏。

又

諭。前據葉名琛奏。夷酋復請更定條約。並有欲行赴京之語。已諭知該督據理開導。並阻其再至天津。諒該督必能體會此意。斟酌妥辦。乃味酋伯駕。駛至福建。呈遞國書。求為轉奏。王懿德即將原件代為進呈。覽其大意。欲遣人住居京師。仍是要求改約之意。萬不能行。惟葉名琛前奏。該夷在廣東。並不述及有國書之事。顯係明知廣東無可覬覦。故不肯在廣東呈遞。又因前年在上海。天津。計無所施。希冀向福建一為嘗試。其居心叵測。不言可見。本日已將原件發還王懿德。諭令開導該酋。仍回廣東。所有譯出之夷書文憑各一件。著鈔錄一分。給葉名琛閱看。俟該夷駛回廣東。即著遵照前旨。妥為曉諭。能堅執定議。無所更

改。固為妥善。即必不得已。亦只可擇其無礙大局者。酌量變通一二條。若遣人來京之說。則悖謬無理。諒葉名琛自能駁斥。毋俟再三諄諭也。

壬戌。閩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呂佺孫奏。據暎咭唎夷酋咆唥照會。以海盜在於五港通商往來洋面。肆行劫掠。現擬每年冬春兩季。由江省吳淞。派出師船一隻。南駛沿經寧波。福州。廈門。香港。黃埔等處。夏秋兩季。由粵省黃埔派出師船一隻。沿經香港。廈門。福州。寧波。吳淞各口。飭令該師船。凡有海盜潛踪。擾害商艘。嚴行剿洗。以期肅清等由。前來。隨經臣王懿德。以閩浙兩省水師。管轄各洋面。雖

違閩縣長不無盜匪乘機肆劫業已撤飭該管鎮將各率舟師常川巡哨合力截勦可毋須該夷幫同勦捕照覆遵辦並分咨浙江江蘇兩江各督撫及水師提臣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葉名琛查照一體飭令巡洋舟師實力防範旋據委員福州府知府葉永元呈准福州暎國領事參華陀中陳以現居夏令南風盛發閩浙洋面每有廣艇非艇盜艘乘機竄至句結土匪現在該酋已派有師船一隻駛至五虎口等處巡查並欲求見臣王懿德以此時並無要事相商且各處洋面業已飛咨水師提臣暨飭各鎮將統率舟師分投搜捕足資保護可以不必進謁飭令福州府

知府葉永元、照復。迅即回粤。

硃批。知道了。

己卯。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准黑龍江副都統魁福。及委員報稱。前有俄夷駕駛木排。至達雅爾邛阿。及特普庫。並愛琿邑普奇等處停泊。茲該夷將木排拆毀。堆存江岸。於六月十四、十五、十八等日。陸續折回。又報稱。有夷人分駕大船。各載口糧下駛。經巡哨弁兵。將其管船夷官。帶見該副都統等。向其查詢。稱有急事下往。言畢開行。並據三姓副都統富勒琿據卡官報稱。有俄夷分駕船隻木排。經過黑河口。駛至江左

霍爾托庫地方停泊。現毀木排。蓋房四所七間。又據烏蘇里口卡官報稱。有俄夷乘船。裝載口糧。向上回行。又有大小夷船。裝載口糧牛馬東行。又有夷人乘船。向上回行。仍由黑河口前進。並查得霍爾托庫附近之薛爾古一帶。有夷人搭蓋窩棚二所。復有夷船。隨帶槍礮等項。自黑河口下往各等情前來。當飭各該副都統。分派妥員。不時查探呈報。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人船行止情形一摺。據稱俄夷前駕木排。停泊達雅爾昂阿等處。現已拆毀。夷人陸續折回。六月二十三日。又有夷人分駕大小船隻。載糧下駛。並於霍爾托庫

地方。搭蓋房屋。黑河呂烏蘇里呂時有夷船來往。薛爾古一帶。又有夷人搭蓋窩棚二所等語。俄夷行止詭譎。此時人船由邊境行走。尚為安靜。固不可輕啟釁端。亦不可漫無限制。該將軍等應如何善為開導。外示羈縻。內加防範。俾狡詭之計無所復施。辦理方為妥善。其下行船隻。究竟駛往何處。亦須偵探明確。隨時具奏。

壬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酋遣使送到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一件。除將原文呈覽外。並繕寫回文。交該使帶回。照例賞給磚茶等物。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塔爾巴哈台地方。焚搶該國貿易圈子一
案。由本薩納特衙門。兩次行文貴院。請將拏獲人犯。定擬
罪名。並請將我國商人被奪貨物。燒燬房屋。及竊去官物
賠補。由兩國各派可靠之員。按照和好。將此案會同商辦
擬結等因。聲明在案。貴院照依咨文。於咸豐五年十二月
十一日。咨覆本薩納特衙門。以此案業經飭交伊犁將軍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查嚴秉公辦理矣。本衙門接奉來
文。諒
貴國必知。若不趕緊辦理。恐有不宜。飭令伊犁將軍等。會同
本國委員。謹按友誼辦理矣。是以奏聞該國君。派委可靠

之員。前往伊犂。擬結此案。並飭該員。

貴國邊界大臣。如果遵守友誼。妥為辦理。自無刁難。何則。如

將人犯定罪。焚搶物件賠補。即無絲毫疑忌。惟望貴院轉

飭伊犂將軍。按照此意辦理。並請籌設良法。嗣後塔爾巴

哈台地方。不致再有似此滋事。使兩國人民。永遵和好不

替也。為此咨行。

癸未。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昨據進呈之

夷字。朕詳加披閱。係為呈請委員商辦塔爾巴哈台焚園等事。

惟現拏獲之犯人。罪名尚在未定。已飭伊犂將軍等嚴訊。俟定

擬時。再由理藩院。行文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俄夷原文。暨咨行

俄羅斯薩納特衙門文底著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據貴國薩納特衙門文稱。塔爾巴哈台焚燒貨圈一案。請飭伊犁將軍。在彼擬結等語。查此案屢飭伊犁將軍。秉公裁辦。現將拏獲滋事各犯嚴訊。尚未擬結。俟審明時。按例定擬。完結定案後。該將軍自必知照貴國。總之務盡兩國和好之道。不存絲毫畸重畸輕之見。為此覆咨。

八月。丁未。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

都統那數德奏。黑龍江副都統魁福報稱。本年循例揀派佐領烏綳阿。率兵馳赴俄夷接界之格爾畢齊等處巡查。現據回稱。初往時。在霍托瑪地方。見有殘破火輪船一隻。俄夷百餘人看守。係欲將船修整。駛赴下江。至接壤處所。察看夷情。俱尚平靜。回抵霍托瑪地方。見夷船尚未補就。欲挽赴上游。停放小河。又於海蘭泡嘎努坎霍托瑪等處。有俄夷屯糧堆薪等情。尚有驍騎校富森落後詳查。又准三姓副都統國欽。轉據黑河口卡官報稱。六月三十。七月初一等日。有俄夷三百餘人。分駕大船一隻。小船二隻。練木五十五箄。載牛一千餘條。初三日。又有八十餘人。隨帶

子女。分駕大船八隻。初四日。又有九十餘人。分駕大船八隻。初五日。有固畢喇那托爾一員。帶夷眾二十八人。駕大輪船一隻。大船二隻。均由黑河口。相繼東行。又據烏蘇里口卡官報稱。七月十四日。有俄夷二百餘人。隨帶子女。分駕小船十九隻。自下游駛入黑龍江口。向上回行各等情。當飭黑龍江副都統。又各委員。侯驍騎校富來。詳查到日。作速稟報。並令三姓副都統。飭卡巡防。

硃批。知道了。

奕山等又奏。俄夷前請借地屯糧。擬暫允許。該夷旋在海蘭泡掘地作房。維時派委佐領巴彥珠爾克等往向開導。

據夷官西勒聆薩虧聲稱。此房為屯糧而設。俟秋後拆去。該員等告以兩國和好。故我上司從權通融。兹既借地。而人蓋房。豈不有傷和氣。必須拆去繞是。該夷口操番語。謂如此辦法。尚何和好之有。與眾俱有愠色。該員等恐啟釁端。言及下隶上命。各國皆然。該夷官隨稱。各處糧房。本係暫蓋。迨秋後全行拆毀。即親書蒙古字鈐印。遞與該員等作據。並向西說。伊等尚須擇地堆薪。求為轉懇。再於霍爾漢津等處。旅人指給等語。該員等呈明尚未允覆。該夷即在江岸各處堆薪。至於下駛人船。凡經由黑龍江城者。無不入黑河口等處。前因來船過多。經副都統等。婉言向止。

其中亦有折回之人。自四月底起。至六月下旬止。除回國人船不計。及在奇牛古霍爾托廖畔爾古並精奇里附近之海蘭泡人胡瑪爾附近之嘎努於霍托瑪等處。搭棚看糧。並留人三百餘名。其由黑龍江城。出黑河口等處。陸續下駛。共船一百二十餘隻。人一千八百九十餘名。木排七十餘串。每至黑龍江城。該夷官報明該副都統驗放。前者該夷請地寄糧。恐其隨處侵占。曾令各副都統飭屬查探。茲准三姓副都統轉據烏蘇里口卡官報稱各處均有夷人搭棚存糧等情。其下駛何往一節。尚未據報到。

硃批。只得如此辦理。不激不隨。尚屬得體。

九月癸亥。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恰克圖司員菜報。與俄夷瑪雨爾商定更改互換大黃年分。將從前立定十年字約之處。改為五年。自五年起至九年止。共交大黃一千二百五十普。每普折銀十五兩。每年應交大黃二百五十普。於五年內分為兩次交清。上年販來大黃五百餘普。應於五六兩年補交。其餘三年限內。應交大黃七百五十普。於八年交清。至大黃價值。不得以皮張折交。均用實銀換給。呈報前來。擬即行知俄夷固畢爾那托爾。允換大黃。既定新章。不得再有增減。

硃批。知道了。

乙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准三姓副都統轉據黑河口卡官報稱。七月十八日。有俄夷九百餘人。隨帶子女。分駕大船三十一隻。小船一隻。裝載搶礮口糧。自下游駛至卡所。少停即行。二十日。又有回船三隻。載人二十五名。隨帶鳥搶口糧。二十八日。又有夷官十數員。帶人一百七十餘名。分駕大船一隻。小船十二隻。亦自下游駛至霍爾托庫地方。埋屍三軀啟行。八月初一日。又有一百六十餘人。分駕大船十五隻。小船一隻。同至霍爾托庫。停歇二日。均由黑河口向上回行等情。當即咨行各處。飭令經由卡所隨時偵探。

硃批○知道了○

丙寅○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趙德轍奏○竊照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劉逆竊踞上海○所有應徵各國商稅○經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議令各國領事○從權代為抽收○爾時逆勢猖獗○各國商人○攜帶重貨○寄棲於城外洋涇濱一帶○各國領事○代為設法保護○所費不貲○迨官兵雲集○勦辦得手後○貿易照常○於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從新設關照常稽徵○所有自三年八月初五日起○至四年六月十八日止○咪唎堅各商○共未繳稅鈔銀三十五萬四千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當經行文飭追去後○旋據該國前公使嘜嗹

以商情苦累。議繳三分之一。內除失事以前。已納稅銀。掣有號收。未及給發紅單銀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三兩八錢三分七釐。及乏商短繳。無從著追銀八千餘兩外。實應繳銀八萬一千五百九十二兩。臣怡良與前撫臣吉爾杭阿以已納稅銀。掣有號收。未給紅單銀二萬七千餘兩。係吳健彰任內之事。即飭司委員伴送吳健彰前赴上海。會同接署道員。三面質算。並無錯誤。應准其扣抵。歸於吳健彰交代案內辦理。至該國商情苦累。自應懇恩酌量調濟。而該國應繳舊稅。僅完三分之一。且將商人短繳銀兩。歸入現繳數內扣除。未免有虧國課。行令蘇松太道再

行妥議去後。茲據護蘇松太道藍蔚雯詳據該國前後任領事嗎啊吟喱。呈據該國現任公使咱嗎。以商力未逮。請照原議詳奏前來。臣等伏查上海滋事之時。該國商人。各自出資保護貨物。以致商力拮据。係屬實在情形。我

皇上撫馭中外。一視同仁。上海地漕銀米。既奉

加恩分別減免。所有該國未完舊稅。自應推廣

皇仁。一律查豁。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商情苦累。所有咪唎堅國。未完舊稅銀三十五萬四千餘兩。除現繳銀八萬一千五百九十二兩。又失事以前。已納稅銀未給紅單銀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三兩八錢三分

七釐外。其餘未繳銀兩。概予豁免。以示懷柔。

硃批。依議。

諭內閣。怡良。趙德轍奏請減免咪唎堅未繳關稅一摺。上海通商各國。應交江海關稅銀。因上年匪徒滋事。貿易未能照常。商情苦累。曾經諭令該督撫。酌量覈減。茲據查明咪唎堅國積欠稅鈔銀三十五萬餘兩。該國使臣情願繳銀八萬一千五百餘兩。又從前已納稅銀二萬七千六百餘兩。其未繳銀兩。為數尚鉅。惟念該國商力拮据。係屬實情。所有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以前。咪唎堅欠交稅鈔銀兩。除業經呈繳外。餘著加恩概行豁免。以示體恤。

丁卯。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藍蔚雯稟報。咪夷啪嗎。坐該國常用兵船。於七月初一日至上海。十八日進謁藍蔚雯並未提及請改定章。及欲赴天津之事。密加察訪。尚有該國水師提督。另坐輪船一隻。因船身損壞。在粵修理。至八月十八日。該國水師提督奄師大郎來坐火輪船。行抵上海。並密探得尚有大輪船一隻。隨後即至。啪嗎俟此船一到。即赴天津。該護道藍蔚雯因前此接見啪嗎時。並無欲赴天津之語。恐其不告而行。適已革蘇松太道吳健彰。在上海商辦入江助勦輪船。即於八月二十五日。邀同吳健彰。往晤啪嗎。詢其來意。據稱該國王因

十二年之期已滿。給與國書。須入京面告
大皇帝。有酌辦事件。在廣東動身時。已照會兩廣葉總督。徑往天
津。因風順由福州而至上海。等待修理火輪船。是以稍有
耽擱。現在輪船已到。即須北駛。該護道等告以天津並非
通商口岸。前公使嘜嚏等。於咸豐四年。冒昧前往。
大皇帝因爾等跋涉遠行。
欽派大臣與爾等接見。係屬
曲示懷柔。曾與爾等言明。若再至天津。斷不能再遠
欽派大臣。與爾等會晤。兩廣葉總督。係專管五口通商之
欽差大臣。無論何事。應即回粵。呈請聽候查辦。不必徒勞往返。據

稱伊本該國王之命務與中國和好總要彼此有益路過
咪咈兩國會其大臣亦皆如此告知必得另有
欽差會議若令仍赴廣東與葉大人會議則頭可斷而不能前去
如到天津不能面見
大皇帝伊亦無法只好回來如不教我上天津只求兩江督撫代
為奏請
欽差至江浙地方會議我即在此等候亦可蓋蔚雯等向其再三
開導辯論數時堅執不移飛稟請示前來臣等查該夷酋
怕噶前來上海已逾一月絕口不言請改成約欲赴天津
之事迨火輪船到後仍無一言是明知我必阻其行竟將

不告而去迨並蔚雯等查知向其查詢又言詞要挾居心實屬叵測若臣等絕之已甚彼必徑赴天津不遂所欲則惱羞變怒恐其別滋事端臣等現以通商事宜向係暎咪咈三國會同商辦該酋既稱路過暎咈二國會其大臣皆稱必得另有

欽差會議現在暎咈二國公使皆在廣東並不同來而僅止該酋一人欲上天津設暎咈二國在粵別有成議則事出兩歧殊多不便未敢代為具奏祇飭並蔚雯等再行妥為開導以冀阻其北行杜其妄念惟夷情狡譎設因臣等不准代

奏徑赴天津亦未可定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咪酋欲赴天津現在設法羈縻一摺覽所奏情形該夷狡悖已極既經藍蔚雯等諭令回粵自應力持定見總以飭回廣東為要前據葉名琛奏該酋帕駕於咸豐四年在粵與各股匪首密相往來揚言粵匪必能成事迨官兵將各匪勦平該酋自覺無顏夷商亦為之不齒此次去而復來終懷忿忿欲別出己見以掩眾人恥笑是其欲赴天津實非咪唎二國夷酋之意故該二國夷酋雖有照會廣東之文一經葉名琛阻止並未駛至上海況通商以咪夷為首咪唎皆復來推及不應咪酋先出講話前據王懿德具奏業經將該夷所遞國書發還諭令折回廣東今復至上海求請欽差至江浙會議等語

皆係違背從前和約。詭妄已極。該督等業已正言開導。如再嘵嘵。祇可置之不理。本日已諭知桂良。如果該夷酋抵天津。不必派大員與之接見。但嚴禁沿海奸民。與之私相貿易。並諭知崇恩。於山東海口一體查禁。使其無利可圖。以杜其北來之念。怡良等。但當告以通商事宜。非廣東不能奏辦。別有不敢上瀆。如其仍前狡執。必欲駛至天津。亦不必過於阻止。恐該酋疑我畏其北來。益復藉詞挾制。諒怡良等。必能體會此意。妥為駕馭也。此次入奏之事。及將來續有奏報。均不得使該酋聞知。一切勸諭之詞。皆作為該督等自出己意。是為至要。

又

諭。怡良等奏咪酋欲赴天津。現在設法羈縻一摺。據稱咪唎堅夷酋咟嗎。偕師大郎等。先後駛抵上海。經署蘇松太道藍蔚雯詢其來意。據云。現因十二年之期屆滿。該國王給與國書。令其入京呈遞。尚有酌辦事件。欲往天津等語。本日已諭令怡良等作為己意。以通商事務。應由廣東查辦。天津非通商海口。該酋等此次再往。恐不能如前次之請派欽差接見。徒勞無益。妥為開導。惟該夷欲赴天津。藉口要求。實為私銷違禁貨物起見。設蘇省不能阻止。竟行北駛。著桂良。飭令地方文武。嚴密防範。毋令沿海居民。及商漁船等。與該夷交接私銷貨物。其有奸民接濟食物者。一併禁止。如其進口投遞夷書。不必派大員與之接見。

即令曉事員弁告以此處非通商之地上年該夷違例前來已蒙大皇帝格外加恩派員款待此次再來本省總督不敢入奏亦斷不能再派欽差前來與爾等講話爾等有何國書投遞即照例住請兩廣總督具奏如此曉諭觀其如何動靜密行馳奏其大沽等海口應如何預為防備並著悉心籌辦亦不得稍涉張皇至海口員弁務當早為密諭如有夷船到口奸民私與銷貨者嚴拏治罪該員弁等不能先時申識查禁不力即著從嚴參辦該夷酋等無利可謀或可杜其北來之念事關海防重務桂良務宜實心籌畫毋稍疏忽

又

諭。本日據怡良等奏咪夷啪嗄前來上海求改條約欲赴天津一摺。已諭知怡良等設法妥為開導。並諭知桂良嚴密防範。如夷船駛至。不可派大員接見。並嚴禁沿海居民。毋許貿易矣。該夷居心叵測。言詞既涉要挾。沿海各處。難保不肆行游駛。夷情貪利。設有奸民與之潛通貿易。該夷必至視為利藪。借端往還。其患不可勝言。亟宜嚴密查禁。此次夷船。如果不遵怡良等開導。徑行北駛。經過東境。著崇恩密飭沿海文武員弁。嚴密防範。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漁船隻。不准與夷船交易貨物。使之無利可圖。自必廢然而返。其有接濟食物者。一併嚴禁。毋稍疏懈。

乙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六月二十五日。接到俄夷

來文據稱彼國專派守信官前來伊犂商議辦理完結等語旋於七月十七日該夷守信官皮底波拉呢克皮莘勒密什里斯克條來到伊犂當飭委員等前往訂期會議該委員等於二十四日前往夷團會議告以前次燒搶貨物之全夫等本國已嚴行治罪其燒賸及搶獲貨物俱在塔城庫存該夷官聲稱此次帳目我已帶來可先行查對清楚等語乃於二十八日復往會議該夷官忽稱須先定賠字然後對帳否則徒然費事等語伏思此案雖係民回滋事總由該夷驅逐全夫之所致經委員等以民人控稱該夷毀斃民命向其折辯該夷官亦無詞可對惟云此事須

將來辦理。至燒燬貨物。令其先行領回。該夷云。不能議定賠價。不能領此貨物。即日久損壞。仍須貴國賠價。夷情反覆。一時難以定議。查前次伊犁議定通商章程內載。俄啰斯商人。在貿易亭居住。所有帶來貨物。係在該商人房內收存。各自小心看管。儻有遺失。立即報知中國官員。將行竊之人。嚴行懲辦。並儘搜出原竊贓物給還等語。是通商章程內。即無賠價字樣。當時各存一分。原約永遠遵行。今該夷不欲領回貨物。以詢問賠與不賠為詞。經委員等將前情逐一曉諭。向其開導。該夷置之不理。但云若不議賠。即當咨請回國。俟該夷官如果行咨前來。即將會議言語。

洛行彼國並飭該委員等如果會議時仍當平心靜氣據
理剖辦

諭軍機大臣等札拉芬泰奏俄夷遣官會議燒失貨物案內大概
情形一摺此次該夷官來至伊犁不肯領回燒賸貨物專以議
賠為詞顯與通商章程不合該將軍等據理折辦所辦甚是民
夷互有爭執必應先論事理曲直方能平情剖斷今此案起釁
根由既由該夷驅逐金夫毀斃民命所致咎由自取况燒搶貨
物之犯業經嚴拏治罪兩造已可相安豈有不論事情但索賠
償之理著札拉芬泰等密加體察如係匡蘇勒官從中播弄即
一面洛行該國西畢爾衙門詳細告以曲直原委令其諭知遣

來之夷官。一面向該夷官明白開導。使不致為浮言所惑。總須堅持定議。不可允其賠償。即將來萬不得已。或有設法貼補該夷之處。亦不可居賠償之名。致壞成約。其措詞一切。務宜平心靜氣。勿致滋生事端。至該夷官所稱應賠貨物。已將帳目帶來。難保非因貨物燒搶無存。任意開報。其詳細數目。實在被燒之貨。約值若干。總須由塔爾巴哈台就近訪查。該處通商事宜。皆係已革防禦薩碧屯。已革筆帖式阿彌善經理。其中底細。不得諉為不知。即該處華商貲本力量。亦所深悉。前經諭令明誼責成該革員等。將此案設法辦理。如俄夷有藉口要求情事。即惟該二員是問。今俄夷一味索償。該二員豈得置之不問。著明誼

即飭該單員等詳細訪查。究竟被燒貨物若干。值價若干。先得一確實數目。方允該夷改辦。如銀數無多。或令華商分年減半。通融貼補若干成。亦須體察該商力量。方能酌辦。並著明諭英達確查。籌議具奏。此係預防俄夷始終堅執。為不得已之退步。該將軍大臣等不得遽存遷就之心。總以先論曲直。力申定約為正辦。勿使該夷預知可以通融。益肆要挾也。

己卯。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八月初四日。有俄夷二十人。分駕小船。出黑河口。順流下往。初五日。又有三百八十餘人。分駕中船二十六隻。自下游駛入黑河口。向上回行。又霍爾托庫地方占

居夷人。於八月十二日。自行焚拆房四所。僅留數人。外有二十六人。分駕賊艇三而。駛入黑河口。同日又有二百九十餘人。分駕中船二十五隻。自下游駛抵卡所。少停即行。均無滋擾。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

咸豐六年。丙辰。十月。己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等奏。現准兵部咨文。並陝甘總督將刑部會同理藩院各原奏。行知前來。內稱。夷圍堆積貨物。內有夷人住宿。非場圍堆積柴草可比。將安玉賢擬斬監候。徐添莧擬發近邊充軍。李春雲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海生蓮等擬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該將軍因地制宜。如各犯有應酌量辦理。自行酌辦等語。自是部臣不厭詳慎之意。查此案民夷交爭。國體邊防。均須兼顧。雖傷斃民命等情。訊無確據。而出卡空金屢被該夷告官驅逐。民回終所不服。其燒圍洩忿一節。已按

例將首從各犯治罪。茲據刑部以夷園堆積貨物內有夷人住宿。且楊春供招內有夷房燒燬等詞。將安玉賢改依挾仇燒燬房屋例斬候。查俄夷貿圈。係該夷自行蓋造。是夜安玉賢等在草堆燃火。意係故燒夷圈貨物洩忿。是以比照挾仇故燒場圍例擬流。加等從重擬軍。至風大火猛。延及夷房。查故燒與延燒治罪不同。律有明文。安玉賢已於流罪上加等。從重擬軍。似亦足示懲。若遽擬以駢首。如使安玉賢當日起意燒燬夷人居住房屋洩忿。更何所加其罪。又查咸豐元年。該夷使臣來伊。論及殺傷民人一事。堅執不肯擬抵。今安玉賢等並無殺傷夷人情事。似未便

遽加顯戮。安玉賢既按例擬流加軍。王宗浩等自應照為從減等例擬徒加流。至徐添蔑逞刁挾制。藐玩無忌。是以於誣告人死罪未決擬流加徒例上。從重擬軍。茲據刑部改依放火為從例。從重擬軍。仍照原擬四省烟瘴。惟該犯放火為從。臨時未經同行。其挾嫌妄控。乃係為首。且種種挾制。似應坐以誣告之律。加重治罪。庶足以昭儆戒。又李春雲等乘時搶奪。並無借名救火供詞。亦無首從可分。是以均按乘火搶奪財物。擬以滿徒。海生蓮等係兵役。仍加等擬流。若改依借名救火搶掠財物。照搶奪例加等。分別首從治罪例。將李春雲等三併擬以流二千里。內海生蓮

等罪再加一等。似與該犯等情節不甚符合。法在必行。而民心尤宜使服。可否仍照前擬。已革章京薩碧屯筆帖式阿彌善。及都司文哲琿。千總亢清。均擬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先由塔爾巴哈台。押解赴部轉發。其薩碧屯。阿彌善二員。仍令先將夷房一切設法辦妥。再行奏明。

硃批。均著照該將軍等原奏擬結。該部知道。

丙午。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准黑龍江副都統及各委員等。轉據烏魯蘇牡丹卡官報稱。七月十三等日。有俄夷分駕中船小船各一隻。八月初三等日。有夷人分駕中船五隻。小船一隻。十一

等日。又有夷船一百十八隻。十八等日。又有夷船十四隻。又有夷船三十五隻。以上均各載有糧械。自下游徑出烏魯蘇壯丹卡倫。陸續回行。又轉據巡哨各官報稱。俄夷另遣瑪喀爾前來。將海蘭泡看糧夷官換回。當飭烏魯蘇壯丹卡官確查。據報。看糧官已帶人分駕船隻。出卡回行等因。現屆冬初。夷船返回殆盡。

硃批。知道了。

十一月。癸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參贊大臣謀亨奏。夷使又約委員等前往續會。仍執賠償之議。並稱乾隆年間。恰克圖通商條例。載有賊人持械越卡。搶奪貨物。除退貨原

贓給還失主外○仍著一倍罰十倍等語○指為此案應賠之據○委員等喻以此條○係指向賊犯罰賠而言○茲則民匪滋事○業起挾仇○與此條之事迥異○查伊犁塔爾巴哈台原定通商章程十七條內載○如有貨物丟失○將賊犯拏獲○儘數搜出原贓給還等語○茲夷國被搶○與此條所載○事原相類○而追贓給還○既宜比照十七條辦理○若不交出賬單○憑何核算○且十七條○係彼此公同酌定○今不遵照○乃混引遠年所定他處條例○殊屬不合○反覆開導○該夷使無可置辯○隨於八月二十七日○該夷來咨○請給咨文○以為回國之據等語○再此次來文○猶曉曉及之○若夷使呈出帳單○缺少無幾○

自應相機另籌完結。此次夷使逼於狡執。仍令委員等文
道接櫂。不失和好之情。該夷使於九月三十日。自伊起程
回國。並密飭各邊卡暗中嚴行防範。以備不虞。至給該夷
使咨文。本擬抄寄一分。知照該國西錫畢爾衙門。然必須
由伊犁管理貿易之臣蘇勒官用該國字體譯出。恐其程
途更改情弊。可否由理藩院咨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扎拉芬泰奏俄夷遣官會議燒失貨物一案。
專以議賠為詞。諭令該將軍等堅持定議。不可允其賠償。致壞
成約。茲據扎拉芬泰等奏俄夷使臣回國日期。並派員會議
析辯款待等語。覽奏均悉。此次該夷使仍復意存狡執。一味索

賠。該將軍等業已明白開導。正言拒絕。該夷使因索賠不遂。藉端滋事。原未可定。第該國素尚恭順。未必即起釁構兵。扎拉芬泰等仍當善為開導。曉以利害。示以懷柔。毋使決裂。並著密飭各邊卡。擇地設防。處以鎮靜。不得稍涉張皇。方為妥善。至所慮該匪蘇勒官。將咨文捏改等弊。本日已飭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將來文回文。照錄轉行矣。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兩國因塔爾巴哈台流民焚搶貨圈一案。往返行文。以期妥協辦理。

貴國責成貴將軍。敝國責成本職。各付權柄。在伊犁公同商

議擬結。是以本職一至此處。貴將軍即行委員面議交派

之事。以期了結。我等會晤數次。雖各執一辭。若能公同和

議。不難歸一。貴委員不以本職之言為是。職看其所說亦

與敝國交派之意相悖。因恐爭執。與事無濟。是以行文貴

將軍。將兩國所說言辭。逐句載明。以為憑據。並想得有咨

覆。方為妥善。初次會晤時。言及職來此處。即請將塔爾巴

哈台焚燒貨圈之犯治罪。敝處失公私物件。應

貴國賠還之處。向貴將軍言定。並無別故。貴委員答稱。犯人

業經爭訊。按律分別首從擬斬擬遣完結等語。

貴國如此辦理。與敝國之意。大相符合。職當向貴委員詢以

失去物件。有無賠還。以便開寫失單。二次會晤時。言及貨

圈被搶。所餘貨物帳目。應由

貴國向賊人追出。以便比對存圈物件。即據貴委員答稱賠

還一語。於會議時不應提及。似此小錯。即欲賠償。實不合

我兩國百餘年和好之道。且兩國大臣。前在伊犂。議定章

程十七條內。亦無失去物件。應行賠償之語。職詳繹此言。

貴國既不議賠。比對帳目。亦屬無益。敝國第一條。貨圈被焚

貨物等項。或全行遺失。或尚有未能追出之物。

貴國應否賠還。流民焚圈。雖云違禮妄行。實屬不法。可惡已

極。與貴將軍辦事。應使將來兩國。無此有傷友誼之事。塔

爾巴哈台官員。應保護鄰國之人。既不能保護。除將滋事之人。嚴行治罪外。並將失去物件。悉數賠還。由貴將軍酌核示知。再查兩國定例內載。凡邊界之人。有持械搶奪者。一經拏獲。除將該犯各按定斬決。原贓交還失主外。並著一倍罰賠十倍。如當時不能弋獲。地方官予限一月。令其查獲。逾限無獲。所有應賠之項。著於地方官兵名下。一倍罰追十倍等語。我兩國應遵守東邊百餘年相沿之例。至於塔城糾眾焚園之案。較之約條所載。尤為重大。所有敝國在塔城遺失物件。

貴國應按十倍賠償。惟念兩國百餘年和好。即照失去物件。

原價賠償。且敝國商人在塔爾巴哈台通商。居住貿易。與
貴國金夫毫無干涉。該商人失去物件。若不賠償。與敝國軫
念黎元。造培長養之政不符。且於理亦屬不合。天下各國。
言語風俗雖殊。義理一也。是以敝國薩納特衙門。三次行
文
貴國理藩院。均請將焚搶貨圈之犯。務須治罪。失去物件。悉
數賠還。並無不講義理之處。仍請飭令貴將軍。會同本職
擬結在案。職詳閱
貴國理藩院咨薩納特衙門之文稱。已飭伊犂將軍。參辦理
此事。按照義理等語。貴委員聲稱。薩納特衙門。所說各條。

業已詳申。將軍並無交派。其應否賠還一語。礙難答覆。況
上司亦未奉有劉文等語。因思如何答覆。貴將軍有此責
任。第二條。本職問及敝國貨物。比對帳目。如有闕少。
貴國理應賠還。儻追存貨物。設有損壞。應賠償否。貴委員直
答以損壞貨物。不能賠償。職與該委員。再三辯論。並咨呈
貴將軍。敝國以和好二百年來。現在不欲
貴國為難。所存貨物。毋論與否。先將失去貨物賠償。以便領
取。惟損壞物件。必應減價。始可售賣。況有損壞。又非敝國
商人所致。如或領回。必致受傷。亦飭毋庸領取矣。所壞物
件。亦應

貴國照數賠還。第三條。本職問及貨物之闕欠損壞。

貴國既許賠償。以何物補給。如何酌定價值。應先行商定。以上三條。貴將軍如肯辦理。職即將失去物件覈定。以便比對帳目。貴委員亦說出三條。第一條。辦理塔城之案。應先請來由。何則。它金流民。經驅逐後。始與俄人挾仇滋事。職思它金一案。與兩下現辦之事懸殊。它金係邊界之事。伊犂營務處。接到敝國西錫畢爾咨文。當即於阿爾嚙依圖等處。將金夫撤回。業經咨覆。並稱轉飭塔爾巴哈台大臣差委官兵。前往驅逐。非止一次。是事已了局。此時即不得復行提及。即或塔城金夫。挾仇滋事屬實。敝國商人。居住

伊塔兩處。因係兩國和好。敝國並未派兵保護。企望

貴國照看。乃塔城流民惡意。一月之前。已經顯露。塔爾巴哈

台大臣。應預為保護。不意於該犯乘夜焚圍時。緊閉城門。

並不派兵救護。三日後始行派員收存遺貨。似此情玩。又

不撲救火焰。以致貨物損失。其過不可謂之小也。第二條。

該委員談及。欲知失貨數目。應先覈對帳目。俟查知缺數。

再向該犯追出等語。職思自焚貨圍以來。已閱年餘。現欲

查追。惟時已遲。即或追索。該犯半係貧民。雖查出搶奪。亦

難向其追討。職特來此處。與貴將軍商議。敝國失去物件。

應行賠還。敝國商人。幾時領取貨物。若待追出。始行交付。

實屬不合義理。且被燒房間。失去貨物。欲向犯人追索。毫無所得。詢及賠否。該委員置不答覆。論辨再三。始據貴委員聲稱。已封帳目。即知失去總數。一面商議賠還。貴將軍確知欠貨數目。一面將存貨。令本職帶回。並將應賠之處。

奏聞

大皇帝等語。因思敝國薩納特衙門。與

貴國理藩院。往來行文。貴將軍與本職。均係奉

旨。同在伊犁商辦塔城案件之員。應即早擬結。豈可延緩。貴將軍

於敝國失去物件。若不議賠。本職即不能將飭交之件。按

照和好擬結。且在伊犁時。貴委員言及貴處。應遵

旨將追出收存貨物。轉交本職等語。當以給還貨物一節。並未奉

有劄交。若貴處將損壞缺少物件賠還。不致令敝國商人

受傷。俟賠還時。同赴塔城祇領。必應由西錫畢爾營務處。

專員接收。謹開清單。知照貴將軍。伏乞貴將軍。詳核本職

所說各條。如有斥駁。即將斥駁之故。詳細載明。備文咨覆。

職接奉回文。即行回國。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前於七月十七日。貴守信官來伊時。當即派委

本處官員。會同貴守信官。將匡蘇勒官。欲遣人驅逐塔城

宅金民人。並因傷人命。以致挾仇糾眾。焚燒貨圈緣由。詳

細商議。據貴守信官聲稱塔城游民焚圍搶貨。總因塔城官員。未能保護所致。是以必須賠還貨物等語。該委員答稱。此案事起倉卒。因夜半風狂。一時未能撲滅。而塔城委員。旋將貨物代為收拾。並將滋事之它金民人查拏。勒追原贓。並將該犯等照例治罪。現將搜出追出貨物收存塔城。不可謂並未保護貴國商人。惟此案理應將滋事緣由。兩下是非。及傷斃我國它金人夫。被其控告。均以匡蘇勒官主使殺斃。背去屍具等情。逐一訊明。以安人心。不可先提賠還一事。且原立十七條內。並無代賠貨物之說。僅有商人被竊。本處代為查拏。追出原物。悉數還給等語。現將

塔城之事。因匡蘇勒官驅逐空金民人。傷斃人命。以致懷
恨滋事。雖釁起挾仇。惟僅止失去物件。即應遵照原定章
程。追出原贓。悉數還給等語。告知守信官。復據聲稱賠還
一事。本薩納特衙門。咨行理藩院文內。業經聲明。不能照
十七條辦理。並稱恰克圖通商條例內載。遇有持械搶奪
業犯。除拏獲時。各按定例斬決。物件交還失主外。並罰賠
十倍。如犯無一獲。地方官予限一月查拏。限滿無獲。著落
地方官兵罰賠十倍等語。即據本處委員答稱。雖咨理藩
院文內。有賠還之語。該院並未應許。傷斃金夫一案。彼時
該金夫等。亦經報明。正在備文知照間。即有焚搶貨圈之

事。是以未及咨行。斷非置民命於不問。至照恰克圖通商辦理之說。本國會議時。東西疆界。情形不同。始行議定章程十七條。互相遵辦。今若不照十七條辦理。似與定制不符。况恰克圖章程。原指越卡持械搶奪。與此案不同。即罰賠十倍之議。亦指搶刼之犯而言。並無代賠之例。至今卡倫官兵罰賠十倍。原因逾限。犯無弋獲。是以將章京兵丁等量懲示警。今塔城之事。已將各犯拏獲。照例擬罪。並將原贓悉數搜出。即照恰克圖章程。亦無責令官兵賠還之例。是伊塔通商章程。亦未按照恰克圖有罰賠之議。且匡蘇勒官欲驅逐金夫。又傷斃多命。是以該犯挾仇欲圖洩

忿。以致焚燒貨圍。情理顯然。先應查辦起釁緣由。責守信
官答稱。先將此節置議。應將事件次第經理。敝國業將遺
失貨物帳目攜來。互相覈對。有無短缺。俟查知缺數再議。
並令本處委員。將貨物譯出名目。以便覈對。本處委員深
以為是。即派委員前往。乃守信官僅將物件漢名譯出數
件。迨委員到彼會議時。忽改前言。仍欲先議賠還一事。且
稱覈對帳目。如有缺少。仍不賠還。白費精神。與事無濟等
語。本處委員答稱。前既言定覈對帳目。今若改悔。豈非失
信。況不覈對帳目。其短少何由而知。匪蘇勒官堅執己見。
說出三條。第一條。商人遺失貨物。全行賠還與否。第二條。

追出商貨。並塔城所存物件。如何作價等語。本處委員答以此事先將起事緣由。及兩下是非。並傷斃金夫等項。逐一查明。應將緣由澈底告知。此案實因匡蘇勒官所起。何則。空金之雅爾噶圖地方。本係我國地方。前經咨明有案。此處距貴國甚遠。兩下人民。易於滋事。且因金苗不旺。已將空金民人撤回。即或偶有偷往者。亦應行文本處。以便撤回。匡蘇勒官。係管理貿易之員。不得干預其事。乃伊於金夫空金。不惟申報驅逐。又復親往差人驅逐。傷斃多人。該金夫以為必係匡蘇勒官主使。是以怨恨滋事。究其原由。總因匡蘇勒官所起。反覆辯論。匡蘇勒官不以為然。惟

稱此次前來。特為辦理賠還一事。其餘將來另辦。是以兩
下未能定局。次日本處委員復往。而該匡蘇勒官仍執前
說。本處委員復告以現將查出貨物。均存塔城庫內。先應
攜回。若不攜回。倘被蟲傷。殊為可惜。守信官又言現在斷
不能將此等物件攜回。日後即有損壞。與我等無干。亦應
貴國賠還。如今不能將賠還一事。先為議定。職亦不能久
駐。明日備文。知照貴將軍。即可旋回等語。本將軍參贊等
將本處委員與匡蘇勒官問答話語。逐一登記。今於八月
二十七日。接到來文一件。詳加披閱。此內有與逐日記載
不符之處。即如叢對帳目一語。本係貴守信官先說。令來

咨內。以本處委員。先欲覈對帳目。再本處委員。僅告以先
將貨物攜回。並未應許賠還。而此次文內。似稱本處委員
將賠還之處。亦可奏聞
大皇帝。似此均與本處委員。所說不符。又稱。詢及賠否。本處委員
置不答覆等語。惟本處委員。於例不應賠之處。前已言及。
並有
大皇帝諭旨。本將軍參贊等交派。是以不敢許償。因恐爭競。有傷
和好。實非置不答覆。責守信官又稱。匪徒惡意。一月之前。
已就顯然。塔城於失火時。不開城門。亦不派兵救護。三日
後。始行委員查辦等語。查上年七月。接閱匡蘇勒官咨稱

始知塔城金夫。前雖糾邀多人。欲圖滋鬧。已經鄉民勸散。此次金夫仍懷舊恨。復圖滋事。塔城官員不爲預籌。迨事起時。即就不開城門。是夜火勢兇猛。豈能不防另生枝節。再查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於火起時。即劄委都司溫哲琿等。派出帶兵救護。因風狂火大。燒盡房間。未能撲滅。塔城游民。乘勢搶去物件。塔城官員。立即代爲查拏。收拾失去物件。又於民間搜出若干。實非三日始行查辦。迨伊犁委員。查辦此案。又復搜出物件若干。於兩國和好之道。亦可謂之盡矣。乃匪蘇勒官。不候本處官兵。協同救護。亦不報明將軍參贊。率行回國。並將商人攜帶出卡。匪蘇勒官

管理貿易。是其專責。前次肇釁。置若罔聞。即如本處官員。
本無承管兩國物件之責。兩國官員。又未囑令照看。特因
和好。代爾追尋貨物。竭力查辦。況通商一事。本因貴國使
民裕國兩立。我國毫無益處。因念兩國和好。始准通商。目
下之事。又係貴國起釁。我國官員。不惟出力代為保護。又
於事後。將辦理不善。救火不力各員。一併革職。加重問擬。
發往軍台效力。今貴國守信官。轉委過於本國委員。豈貴
國官員。毫無愆尤耶。又稱。本國商人。僅止居住貨圈。與全
夫毫無關繫等語。頗為近理。本將軍參贊。亦甚佩服。果貴
國商人。僅止居住貨圈。匡蘇勒官不干預全夫空全之事。

親往差人驅逐。傷斃人命。又何能無故滋事哉。又稱。天下各國。語言風俗雖殊。而義禮則一。此言頗好。義禮係應為之事。既言義禮。應遵義禮而行。此案不惟義禮上不應賠還。即使應賠。亦須先將帳目覈對。再為定議。況義禮上不應賠還。今責守信官。竟不比對帳目。一味令賠。尤似不合義禮。要之此案。應將起事原由。兩下是非。並傷斃金夫數名等情。先行訊明。折服兩造之心。方昭公允。倘仍照守信官之意。並不計及起事根由。及兩造是非。傷斃金夫數名等事。惟令賠還。此即輕人命而重貨物也。實非兩國撫馭萬民之道。今接來咨。敬具覆文。為此咨行。

為咨行事。昨據伊犁將軍參贊大臣等將咨行薩納特衙
門文底一件。及貴國咨行伊犁將軍清字文書一件。一併
抄錄咨送前來。相應由本院轉行薩納特衙門查辦。為此
知照。
辛未。
諭軍機大臣等。葉名琛奏九月中。因水師兵勇。在划艇內拏獲盜
匪李明太等。嘆夷領事官吧嗄嚟藉端起釁。輒敢駛入省河。將
獵德礮臺肆擾。又在大黃滘礮臺。開放空礮。自九月二十九日。
至十月初一日。攻擊城垣。縱火將靖海門五仙門附近民房盡
行焚燒。初一日。又糾約二三百人扑城。經參將淩芳與紳士歐

陽泉等迎擊跌斃初九日該夷由十三行河面駛至直撲東定臺經兵勇轟壞兵船並斃其水師大兵頭哂嗎嚎咯㗎夷匪傷亡四百餘名現在該督等已守舊城調集水陸兵勇二萬餘名足數堵勦紳民等同矢義憤即咪唎兩夷及西洋諸國俱知該夷無理未必相助其勢尚孤葉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駕馭之法著即相機妥辦至夷酋懷恨藉口從前不使入城而上年㗎夷在上海又稱廣東總督拒絕不見口出怨言處處要挾思欲逞其謀刋之圖逆心叵測此次已開兵釁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復或先駛往各口訴究皆係逆夷慣技當此中原未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寬猛兩難之間葉名琛久任

海疆。諒能操縱得宜。稍釋朕之憤懣。儻該酋因連敗之後。自知悔禍。來求息事。該督自可設法駕馭。以泯爭端。如其仍肆鴟張。亦不可遷就議和。致起要求之患。

又

諭。葉名琛奏。英夷藉端起釁。我軍兩戰獲勝一摺。九月閒。廣東水師兵勇。因查拏划艇盜匪。英國夷酋吧嗄嚛。欲藉此為詞。復作進城之想。竟敢放礮。攻擊城垣。焚燒鋪戶。十月初一初九等日。我兵接戰。兩獲勝仗。夷匪傷亡四百餘名。並將該夷水師大兵頭殲斃。粵省紳團。同深義憤。夷膽已寒。所調水陸兵勇。業有二萬餘名。該夷縱極狡獪。經此挫敗。諒不敢再肆彼猖。且咪唎堅

咈囒哂及西洋各國均知此事起釁曲在暎夷未肯相助其勢亦孤當可悔禍罷兵本日已諭葉名琛如果暎夷自為轉圜不必疾之已甚儻仍頑梗如故勢難遷就議和復起要求之漸葉名琛久任粵疆夷情素所諳熟諒必能酌度辦理因思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向為該夷火輪船熟習之路儻該夷不得逞志於粵東復向各海口滋擾亦當豫為之防著怡良趙德轍王懿德何桂清密飭所屬地方官吏如遇夷船駛至不動聲色妥為防範或來詐粵東搆釁情事亦著據理折服俾知無隙可乘廢然思返仍不可稍涉張皇以致民心惶惑

壬申京畿道御史韓錦雲奏竊暎夷自道光二十一年犯

順以來。最為猖獗。其莫可如何者。惟廣東一省。緣廣東民情鞏固。習見暎夷伎倆。且各國夷人貿易。俱以廣東為最便。暎夷一蠢動。則商賈不通。各夷人必從中挽止。故道光二十九年。暎夷欲申入城之議。卒不敢逞。如果督臣撫馭有方。則可永保無事。臣現接廣東省城及香港來信云。九月二十三日。暎夷貨船內。有賊三名。官兵購線。俟至內河。連水手漢人共十二名。一併拏獲。暎夷因制軍不早為通知。極為不平。投文七次。向制軍索人。制軍不收其文書。旋將所拏十二名送回該夷處。該夷說此人內有假的。要制軍見面。分辨是非。制軍置之不理。亦未先為防備。該夷水

師提督吳二十五日。乘戰船三隻。突入內河。將獵德。建活
及鳳凰岡。東安。西固海珠等處砲臺。盡行占踞。豎立紅毛
旗號。二十七日。各街派丁巡緝。被咪夷鎗斃二命。因此人
心忿怒。欲放火盡燒十三行。制軍飭令禁止。二十九日。夷
兵在城外放砲。轟入靖海門內。砲火延燒鋪户數十間。三
十日。夷兵扒入外城。搶至制軍衙門後街。被壯勇殺退。十
月初二日。攻破外城。將制軍衙門燒燬。制軍走入內城。著
紳士伍崇曜。蘇廷魁等。出城向咪夷領事講和。該夷仍連
日放砲攻城。船隻均不能出入等語。臣竊維此次制軍派
兵。到夷船拏賊。因未通知。致該夷有所藉口。如果一面嚴

飭沿江兵弁防守礮臺。亦不致變起倉卒。為今日計。江湖各省。尚未安靜。且寧波上海港口。均已通商。豈可再開邊釁。惟夷性叵測。德所不能化者。即當以威懾之。彼句匪藏奸。肆入內地。傷兵勇。焚礮臺。燬衙署。且煽惑人心。謂與官爭。不與民敵。欲恐嚇督臣。用賄行和。督臣必彈壓百姓。俯首聽從。彼遂為所欲為。技止此耳。臣接廣東來信云。𠸄夷實無能為。即攻破省城。亦不能守。惟各官畏之如虎。現南海大瀝九十六鄉紳耆。練勇萬餘名。自備糧械。聲言於十月中旬。與𠸄夷決勝負。受夷人僱。亦十回八九。參將衛佐邦。同知林福盛。均已帶兵到省。自十月初十以後。未知

情形如何。惟人切同仇。㖡夷必當膽落。萬一㖡夷悔過。再約和議。即當明立章程。令從前洋行商人。洞悉夷情者。妥協辦理。斷不可失體損威。致餒民氣。如仍舊猖獗。即當聲治其罪。彼船隻堅固。長於水戰。乘其上岸。以我之百。攻彼之一。勢無不勝。

丁丑。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越邊俄夷巴畢勒等。雖據該夷文稱。業經拏獲解送恰克圖。至今尚未解到。擬即咨催固畢爾那托爾。查明該犯等因何尚未解到。迅速咨覆。以免遲誤。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昨奉敝國君旨。令駐京達喇嘛巴拉第等回國。
所遺之缺。按照兩國互定和約。改派喇嘛學生前往。相應
懇祈轉奏
貴國
大皇帝。所有敝國換班喇嘛。仍照從前辦理。敝國另派喇嘛學生
共十名。於明年始赴
貴都。伊等到邊界時。將何日起身進京。以及伊等姓名。另派
委何官護送之處。由額爾口城固畢爾那托爾。先期知照
貴國庫倫辦事大臣。以便到邊界時。

貴國派出之員。赴彼照料。惟願按照從前兩國友誼。仍令前
往旋回兩班學生。由前次換班經過之路行走。毫無欺壓。
幫同照料。為此咨行。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查從前爾國屬人巴畢勒。央求我國阿勒坦諾
爾烏梁海人杜蘭。赴科布多所屬之濟達爾卡倫溫泉治
病。巴畢勒帶合。隨同杜蘭到卡。給卡兵溫杜爾羅多依著
氆氌一疋。懇祈帶赴溫泉。兵丁等未接氆氌。不敢帶往。巴
畢勒生氣。將從前給與海杜布馬一匹。及溫杜爾羅多依
馬一匹。一併奪去。次日復將溫杜爾羅多依借來杜噶爾

之馬奪去。此案即應在邊界地方。兩國會同審明懲辦。於咸豐三年九月咨明在案。本年十一月。據爾咨稱此案已畢勒等已經拏獲。飭屬解赴恰克圖等語。當令將幾時可以抵恰。務須先期知照之處。咨行亦在案。今查爾固畢爾那托爾於三年之久。並未咨覆。兩國會審之案。何以稽延未覆。以致本處無憑查辦。相應咨催爾固畢爾那托爾所有關擊此案之已畢勒等。現在曾否解恰。如未解到。即將並未解到之處查明。務將已畢勒等照前咨提解恰克圖邊界。其幾時可以抵恰之處。先期知照。以便咨提科布多全案人證。臨期無誤。經此次咨明之後。斷不可仍前遲延。

為此咨行。

硃批。覽。

辛巳。兩江總督怡良。署江蘇巡撫趙德轍奏。竊臣等於十月中旬。即聞廣東省城。夷人滋事。疊次諄飭護理蘇松太道藍蔚雯。探確實情形。馳稟去後。茲據具稟。十一月初一日。接據㗎咭唎領事羅伯遜照會。並將探報一併錄送前來。臣等覆加參覈。㗎味均有占踞礮臺之事。

欽差大臣葉名琛。辦理夷務一切情形。自必詳細奏聞。至探報情詞。不能盡一。惟夷性犬羊。該領事居然自出照會。其情已屬叵測。而照會以

欽差大臣葉名琛辦理不善。若不去位。恐百姓尚多困苦為詞。尤
屬意圖要挾。欲操
天朝黜陟之柄。謬妄已極。至咪酋咱嗎。本有明春北上之說。恐
在粵受創以後。其行未能中止。
諭軍機大臣等。咉夷在廣東滋事。前經葉名琛奏到。已諭知沿海
各督撫。密為防範。並恐其赴各海口。申訴廣東構釁情事。亦諭
令據理折服。茲據怡良。趙德轍奏。咉夷領事。赴蘇松太道投遞
照會。仍係從前故智。既不可示以怯弱。長其驕志。亦不可絕之
已甚。致激事端。夷人惟利是圖。重在貿易。怡良熟悉夷情。當飭
該道等。諭以從前萬年和約。原為永息爭端。今忽以細故稱兵。

一經入奏。必致查辦。無論出在何人。所有通商各口。不得不暫
停貿易。恐於蘭等未便。是以未敢入奏。至該夷與上海並無嫌
怨。仍宜安靜通商。方為正理。如此明白曉諭。或可杜其嘵瀆干
求。至葉名琛辦理夷務已久。於一切駕馭之方。當不至毫無把
握。該夷若悔禍求和。諒必仍事羈縻。不使決裂。但不可先行遷
就。致啟要求。前據葉名琛奏。咪唎各夷。均知該夷理曲。不肯相
助。茲怡良等奏。探報內有咦咪二夷。均踞礮臺之語。恐即咦夷
造言聳聽。粧飾其獨啟釁端之罪。該督等勿為所惑。

十二月。甲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等奏。准伊犁將
軍札拉芬泰來咨內稱。俄羅斯使臣到伊會商。隱恨圖賴

索賠不遂。隱忍回國。須豫籌防範等因前來。查塔城換防滿漢各營兵丁。除台卡屯工當差。現在存城兵五百名。時值農隙。屯工可暫撤四百餘名。已嚴飭該管營員。認真訓練。其察哈爾額魯特蒙古兵丁。亦密飭該總管各員。於本地游牧。認真訓練。復密函商伊犂將軍。不動聲色。預挑精兵五百名。聽候調撥。一面咨調伊犂。派與該夷折辦之協領哈布齊賢圖們泰來塔。再革員薩碧屯阿彌善。係事前經理通商之人。經伊犂調往。歸案審訊。已飛催該革員等兼站前來。督飭辦理。並擬令趕緊賠修夷圈。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豫防俄夷索賠一摺。前據札拉芬泰等

奏俄夷使臣回國日期。並派員會議等情。當諭令善為開導。毋使決裂。並將地設防。茲據明誼等奏稱。該夷在塔爾巴哈台。通商已二年之久。地理情形。皆所深悉。不得不豫為防範。業已訓練兵丁。以備不虞。並由伊犁挑選精壯五百名。聽候調撥。均照所議辦理。至該夷意在索賠。一時未必顯形背叛。斷不可先挙兵釁。致彼有詞。該大臣等所見甚是。即著咨調協領哈布齊賢圖們泰。再與講理。使之折服。一面飭令革員薩碧屯等。辦理賠修夷圍。以示羈縻而消後患。

乙亥。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接奉寄

諭。扎拉芬泰奏。伊犁地方出産茶觔。商民人等採取售賣。擬酌徵

稅一摺等因。欽此。伊犁地方遼闊。此種茶觔。產自山溝。商民採

取。實自近年始行查出。竊慮邊陲之地。界連外夷。或有匪

徒私越勾串等弊。今奉

聖明指示。民間貿易。多與外夷交涉。或因徵稅。另滋流弊。有礙夷

情。誠不可不防其漸。當即留心體察。並遴妥員。試行籌辦

去後。茲據稟稱。伊犁商民。於附近採造。尚不甚費工本。雖

製造成色不等。均堪飲用。茲據按成征收茶觔。一經報稅。

即係官茶。商人既樂於費少。小民亦樂於價廉。察之輿情。

無不同聲稱便。且此種茶觔。係於本處製茶商民。按成征

稅。並非向外來售茶之人。按價抽分。尚不致與外夷交涉。

委無窒礙難行。計自七月試行之日起。至十一月截止。共征茶一萬七千一百五十觔。稟請驗收。臣查覈無異。因思伊犂各營官兵。歲需甘省撥解茶觔。爲數甚鉅。即滿營關茶一項。每年不下二萬數千餘觔。查搭放茶觔。例價每觔合銀一錢六分三釐二毫。以本年所抽茶觔。按照例價計之。共合銀二千七百九十八兩八錢八分。以之搭放俸餉。於官兵經費。不無少裨。

硃批。該部議奏。單片併發。

一伊犂向無富商大賈。係本處商民湊合貲本。採取製造。難照內地招商領引課稅之法辦理。今擬因地制宜。僅按

成抽征茶觔。即在於衙署之旁。設立稅局。遴委妥員常川經理。令商民隨時赴局。報明茶觔數目。其成色約分上中下三等。本年試行十分抽二。體察情形。商販利薄。應請自咸豐七年為始。每茶十分抽茶一分半。以期立法簡便。不致擾累商民。

一設立木戳一顆。上刻官茶圖記四字。印於茶票之上。并於票內編列號頭。發給報稅商民。以憑查驗。

一茶票內兼寫滿漢字體。刻板印刷。其字樣係為茶票事。照得伊犂近產茶觔。業經奏明按成抽稅在案。合行給發茶票。以杜偷漏假冒之弊。嗣後販茶商民。憑此查驗。其無

印票者。以私茶論。儻敢僞造。嚴拏從重治罪。須至茶票者。

合併登明。

一商民報稅單。給予印票。黏貼茶封。任其展轉販賣。其貿易價值。隨時長落。不准吏胥干預。以杜煩擾。

一商民赴局報稅。嚴禁吏胥從中影射舞弊。並將用印茶票式樣。通行各台卡。及烏魯木齊一帶。所在官司。驗有印票。即係官茶。立刻放行無阻。違者各治以應得之罪。

一嚴禁私茶。犯者論與私鹽同罪。如有奸商偷漏報稅私搗末用官茶圖記印票茶封販運圖利者。拏獲按例治罪。

一商民人等。入山採茶。於各該處揀派誠實鄉約一二人。

就近管束毋許滋生事端並不時輪派稅局各員親赴各
該處巡查以資彈壓而免偷漏
百此種茶觔夏月始能入山採取一交冬令大雪封山即
行停止擬每年冬季將所抽茶觔數目豫行咨明陝甘督
臣於次年應解伊犁歲需茶觔額內如數撥除以省長途
解運之費如奉
旨准行所有本年征收稅茶一萬七千一百五十觔應請抵作伊
犁歲需茶觔歸入咸豐七年搭放官兵茶觔報銷項內分
晰造冊咨部覈銷由奴才即行咨明陝甘督臣照數扣解以
昭覈實

硃批。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四